

中国科举制度与道教

——以梓潼梦为中心的考察

张泽洪

摘要:梓潼梦是古代士人祈求梓潼神保佑中举的梦境。梓潼神主管科举桂禄的神格衍生出梓潼梦的仙话传说,是揭示道教与中国梦文化关系值得研究的问题。史籍中关于梓潼梦的各种灵验故事,是士人企盼科举成功心态的社会记忆。唐宋时期蜀中士人的各种梓潼梦故事,丰富了中国梦文化的内容,也反映出中华文昌文化的思想内涵。梓潼梦所彰显的文昌帝君司禄主功名的神格,奠定了士大夫阶层崇拜文昌帝君的格局。梓潼梦故事在科举制度下的流行,反映了道教对科举制度的神学影响。唐宋以来社会上流传的梓潼梦故事,是中国科举制度与道教神仙信仰相结合的产物。宋代道教宗师通过编撰褒扬梓潼帝君灵验的经书、用于祭祀梓潼帝君的斋醮科仪、供信仰梓潼神的文士受箓所用的文昌箓,对梓潼神进行道教神学的提升,以彰显梓潼梦的感应功能。通过一系列对梓潼神的道教化改造,宋代以后道教已建构起文昌帝君信仰体系。道教对梓潼梦灵验故事的特殊建构,道教的梓潼神成为中国社会专掌司禄的文化大神,深刻影响了古代拳拳于科举的士人。

关键词:梓潼梦;文昌信仰;梓潼神;科举制度;梦文化;道教

中图分类号: D691.3; B95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23) 02-0063-08

梓潼梦是古代士人祈求梓潼神保佑中举的梦境。梓潼梦中的梓潼神,又称为文昌帝君、梓潼帝君、梓潼真君、梓潼神君,是道教的司禄主文运之神。梓潼神主管科举桂禄的神格衍生出梓潼梦的仙话传说,是道教与中国梦文化研究中值得讨论的问题。学界对梓潼神及中华文昌文化已有多维度的研究,仅在文昌祖庭七曲山所在的四川梓潼县,1996年以来已先后召开5届中华文昌文化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2008年10月6—8日,福建福清召开“梦与中西文化研讨会”,笔者曾就梓潼梦与文昌帝君崇拜的关系进行初步讨论。^①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梓潼梦的灵验故事植根于道教神仙信仰,是道教文昌帝君信仰与梦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值得从科举制度与道教关系的宏观视野予以考察。

一、唐宋时期蜀中士人的梓潼梦

梓潼梦是藉由梓潼神崇拜而产生的梦境,亦是士人祈梦梓潼神保佑的灵验故事。梓潼神张亚子本是东晋蜀中七曲山的民间俗神,在宋代民间俗神道教化的过程中被吸纳为道教神祇。^②梓潼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唐中后期。《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七《梦二·樊系》引《定命录》载:“员外郎樊系,

作者简介:张泽洪,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成都 61006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明清正一道与江南地域社会研究”(21AZJ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道教与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互渗研究”(19JJD730004)、四川大学“从0到1”创新研究项目“老挝瑶族经书研究”(2021CXC02)

① 此次会议论文已结集出版。参见张泽洪:《道教的“梓潼梦”与文昌帝君崇拜》,詹石窗主编:《梦与道——中华传统梦文化研究》上册,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21-142页。

② 张泽洪:《论道教的文昌帝君》,《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3期。

未应举前一年,尝梦及第。榜出,王正卿为榜头,一榜二十六人。明年方举,登科之后,果是王正卿为首,人数亦同。”^①《定命录》为唐吕道生大和年间(827—835)所撰,樊系约于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登进士第,此梦境为开元十六年(728)的故事,其“梦及第”的叙事已有梓潼梦的特征。唐赵璘《因话录》卷六载:“进士郑澆在名场岁久,流辈多已崇达,常有后时之叹。一夕,忽梦及第而与韦周方同年。”^②郑澆“梦及第”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该小说所载科名场所梦境的应验同样具有梓潼梦的特征。唐钟辂《前定录》则明确记载士人祈梦于梓潼神的神异故事:

遂宁岳某与阆州李某将赴试,各祈梦于梓潼祠。有一执簿者曰:“汝二人皆贵,但身与头不相称。”令一使运斧以易。及醒归,其妻不识,诘其家人,始知之。后俱甲试迁官。^③

钟辂为唐文宗大和二年(828)进士,《前定录》成书于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故事中易头之梦境颇为神异,于梓潼祠祈梦得甲试迁官的灵验叙事,亦是梓潼梦典型的叙事方式。唐人小说《前定录》《定命录》多宣扬科名前定的梦境,在梦文化中属于以梦先兆明定数一类,这类宣扬梦兆的小说自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唐代孙樵在梓潼七曲山祭祀梓潼神,是史籍中记载梓潼梦产生背景的可靠资料。孙樵《祭梓潼神君文》说:

大中十八年七月九日,乡贡进士孙樵,再拜献辞张君灵座之前:樵实顽民,不知鬼神,凡过祠庙,不笑即唾。今于张君,信有灵云。……今过祠宇,其敢默去?觴酒豆脯,捧拜庭下。神其歆此。^④

孙樵祭文称会昌五年(845)、大中四年(850)、大中十八年(864)都曾在蜀道旁的七曲山梓潼庙祭梓潼神。孙樵这篇撰于大中十八年的祭文,反映了唐代士人相信梓潼神的灵验,在七曲山梓潼神庙求梓潼神保佑的历史事实。北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四说:

长安西去蜀道有梓潼神祠者,素号异甚。士大夫过之,得风雨送,必至宰相,进士过之,得风雨则必殿魁。自古传无一失者。^⑤

蜀道旁梓潼神祠之梓潼梦的灵异,在唐代士大夫阶层中已是尽人皆知。科举制度创始于隋而确立于唐,封建王朝通过考试来选拔士人,科举考试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生仕途。唐代社会梓潼梦故事的产生,与科举制下的祈梦文化有关。在科举成为文人仕进的必由之路后,期望神灵护佑科举考试成功是士人普遍的心态,而梓潼梦有预示科场成败的灵验,故吸引士人纷纷朝拜梓潼神以获梓潼梦的谕示。

宋代各地梓潼神及其梦境的灵验也为士人所熟知,文天祥《龙泉县太霄观梓潼祠记》记录南宋吉州龙泉县(今江西遂川县)梓潼神的灵验,称:“士之所自为,行为上,文次之;神所校壹是法,合此者陟,违此者黜。人谓选举之权属之有司,不知神之定之也久矣。……近世贵进士科,士以得失为病,自元皇庙食于是,始有司桂籍之说。”^⑥文天祥认为进士科选举之权属于梓潼神,品德与文才是选拔士人的标准,可见主司桂籍的梓潼神在宋代士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唐宋以来各种梓潼梦故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至南宋时期便有志怪小说《灵应集》问世,书中多记载蜀中士人乞梦于英显神君的灵应传说,是蜀中社会梓潼梦口传故事的文本记录。《灵应集》原书已佚失,部分内容为《分门古今类事》引录。《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二《分门古今类事二十卷》载:“所引如《成都广记》《该闻录》《广德神异录》《唐宋遗史》《宾仙传》《蜀巽记》《播

①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册,第2200页。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35册,第503页。

③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七十九《神仙记》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2册,第301页。

④ 孙樵:《孙可之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3册,第90—91页。

⑤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册,第3083页。

⑥ 文天祥:《文山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4册,第576页。

绅胥说》《灵验记》《灵应集》诸书，皆后世所不传，亦可以资博识之助也。”^①《分门古今类事》收录三卷《梦兆门》故事，其卷八《梦兆门下》有《刘悦第三》《孙铉策题》《文缜状元》《元珍赠诗》《彦国文学》《士美金堂》《允蹈甲门》《何某二子》八则，皆录自《灵应集》中的梓潼梦灵验故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所录《分门古今类事》是宋代四川书肆刊行之文本，中华书局标点本则名为《新编分门古今类事》。下面我们列举其中两则故事，以见宋代梓潼梦的叙事特点。《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八《梦兆门下》之《刘悦第三》载：

刘悦，字圣与，天彭人。蔡蕤榜第三人，与常璩同年，又相善。方集英赐第，圣与叹息，若有所感，璩因询之，圣与曰：“人生得丧果素定，非人力也。悦今日望见天子临轩，公卿侍卫，以至天日气象，楼殿相映，恍然如再至焉。悦七年前过梓潼神君祠，宿于祠下，梦与举子数百人趋禁中，听唱名于集英殿。俄有一卫士遽曰：‘公第三人及第。’悦时名涛，因问曰：‘刘涛耶？’卫士曰：‘无刘涛，乃刘悦。’语未毕，牒传刘悦矣！遂惊觉。虽知其神，而未敢改名。会元祐诏书，若与上书邪等人同姓名者听改名。时上书有彰信军进士名刘涛，悦因改今名焉。今日至庭中，无一而非昔日梦中所见者。初闻第一第二人已赐第，不觉正衣冠以待，及蒙恩，果第三人。而心实安然，若久已得之者。信乎！得丧果前定，非人力也。”崇宁五年，悦归过梓潼，既书其事，又请常璩为记。^②

这是刘悦得梓潼梦而改名中举的故事。治平三年（1066），刘悦宿梓潼神君祠，梦见宋英宗在集英殿策试进士时得神灵谕示，遂改名刘涛为刘悦，七年后终以第三名考中。其字“圣与”与梓潼梦境中的改名，都反映刘悦渴望科举成功的心态。《梦兆门下》之《文缜状元》载：

何桌文缜，政和间被贡，宿梓潼，梦一吏赍黄敕投其中云：“何桌可特授承事郎、秘书省校书郎。”次年，文缜果大魁多士。前此，状头先除学官，惟文缜独除馆职，暨受敕衔位，与梦中所见不差一字。嗟夫！科名前定如此，士而不安义命可乎！^③

何桌宿梓潼祠而得梓潼梦示，于政和五年（1115）举进士第一。南宋洪迈《夷坚丁志》卷八《何丞相》载何桌梓潼梦更为详细：

是夕梦入庙庭，神坐帘中，投文书一轴于外。发视之，全类世间告命，亦有词语。觉而记其三句云：“朕临轩策士。得十人者。今汝褒然为举首。”后结衔具所授官。何公思之，廷试所取，无虑五百，而言十人，殆以是戏我也。及唱第果魁多士。第一甲元放九人，既而傅崧卿以省元升甲，遂足十数，盖梦中指言第一甲也。所得官正同。^④

这则梓潼梦是科名前定神学观念的典型叙事。何桌梦中得梓潼神天授文书，谕示可以考中第一甲之首；后赴京师参加宋徽宗亲自策问的廷试，果然中了状元。

宋代蜀中流传祈梦于梓潼神，可以预知科场胜算的传说，这种民间口传故事被文人书写为文本，成为与科举制度休戚相关的梓潼梦故事。南宋洪迈《夷坚乙志》卷八《歌汉宫春》载：

绍兴四年，蜀道类试进士。成都使臣某人祷于梓潼神，愿知今岁类元姓字。夜梦至庙中，见二士人握手出。共歌《汉宫春》词：“问玉堂何似，茅舍疏篱”之句。神君指曰：“此是也。”明日复入庙，将验昨梦。士人来者纷纷不绝，久之，有两人同出，携手而歌，果梦中句也。省其状貌皆是，即趋出揖之曰：“二君中必有一人魁选者。”具以梦告，皆大喜。^⑤

“士人来者纷纷不绝”，可见祈梦梓潼神以求科举成功已在士人中蔚为风气。北宋文士叶梦得《岩下放言》中有篇《来岁状元赋》，说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西蜀二举人“至剑门张恶子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册，第1009页。

② 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9页。

③ 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第130页。

④ 洪迈：《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册，第606页。

⑤ 洪迈：《夷坚志》第1册，第247页。

庙,号英显王,其灵响震山川,过者必祷焉”。^①可见,赴七曲山梓潼庙祈梦已是宋代士人普遍的心态及行为。南宋时期,随着文昌帝君信仰的流布,江南各地亦建立梓潼祠,以满足江南士人祈梦梓潼神的心理需要。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四载:“梓潼帝君庙,在吴山承天观。此蜀中神,专掌注禄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选者悉祷之。”^②南宋士人祈梦梓潼神,以真德秀的梓潼梦最为典型。明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藪篇》载:

真西山未第时,将会试于行在。道吾恬,约友人郑达道同祈梦于梓潼庙下。入谒于神,遂击其鼓,题诗于上曰:“大叩则大应,小叩则小鸣。我来一扣动天地,四海五湖闻其声。”是夜得吉梦,其年果中。^③

真德秀在都城临安考试前赴吴山梓潼帝君庙祈梦梓潼神,击鼓题诗反映其渴望科举成功的豪放心态。他于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成为朱熹理学之一代传人。

宋朝科举对士人心态影响甚巨,社会已形成以是否中举来评判士人成功与否的价值标准。由此,道教主司桂籍的梓潼神,在士人心中享有无比的神圣性。笃信梓潼梦灵应而在梦境中与梓潼神交的精神现象,是文士信仰梓潼神的特殊表现方式。史籍所载宋代社会流传的各种梓潼梦故事,折射出士人笃信梓潼神灵验的心理。科举制度下士人祈梦梓潼神以求福佑已成集体无意识,形形色色的梓潼梦灵验故事真实反映了士人渴望科举考试成功的心态。

二、梓潼梦的神学功能和社会影响

梓潼梦故事宣扬科名前定的神学观念,士人若能祈梦得到梓潼神的谕示,获好兆者就能科场如意。由于笃信梓潼梦的灵验,一些人几近痴狂。因为相信梓潼神的灵异,那些为仕途奔走的士人,必为自己的前程而祈祷。于是,宋代以后梓潼梦在社会上愈益流行,以致清代有科场中鬼神弄人之说。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二《科场中鬼神》述说清代科举考场中,世每艳称鬼神之事,以彰果报之事。并举一文昌示梦的例证:“咸丰辛亥科乡试,同官陈星垞二子丙曾、诵曾,兄弟同掇高魁,其文皆取法尤、王,于是都中盛传星垞于元旦梦文昌神,告以今年闾艺宜学西堂、农山,因此得隽。”^④宋代以后的笔记小说述科场中事,多宣称文昌帝君的灵验以彰果报。清袁枚《续子不语》卷三《夺状元须损寿》载,康熙癸未(1703),江南士子赴都会试,某解元负才傲物,同辈不堪其侮:

同舍生夜梦文昌帝君升殿牒传,及唱名,则某果状元也,同舍生意窃不平。未几,有女子披发呼冤曰:“某行止有亏,不可冠多士,须另换一人。”帝君有难色,顾朱衣神问之。朱衣神曰:“万历间亦有此事,以下科状元移置上科。其人早中三年,减寿六岁,此例今可照也。”遂重唱名,状元为王式丹。^⑤

这则梓潼梦故事,反映文昌帝君以德行选拔士人的取向。道教宣称士人的科名贵贱,皆隶文昌帝君的神选定夺,这位解元因行止有亏而遭褫夺状元并减寿六年的惩罚。袁枚《子不语》卷二十一《福建解元》的祈梦文昌故事,梦中文昌与关帝、孔夫子同坐判士人是否中举,则说明清梓潼梦已出现融摄多元神灵的梦境,反映了清代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社会现实。袁枚《新齐谐》卷二十一《科场事五条》载:“王士俊为少司寇,读殿试卷,梦文昌神抱一短须道士与之。后牒唱时,金状元德瑛如道士貌,出其门。”^⑥梓潼梦状元的道士形象,或许是道教社会影响的隐喻。

清代甚至有梦文昌司命甄别新科举人名次的记载,清汪辉祖《双节堂庸训》之《授徒勿误人子

① 陶宗仪:《说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册,第954页。

② 吴自牧:《梦粱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1页。

③ 叶子奇:《草木子》,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0-71页。

④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杨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9页。

⑤ 袁枚:《续子不语》,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册,第44页。

⑥ 袁枚:《新齐谐·续新齐谐》,沈习康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52页。

弟》载：

武进有老学究教读数十年，勤恳不倦。乾隆辛酉元日，邻叟梦文昌司命甄别新科举人名次，一生以行玷应黜，司命难其选补，旁一神曰：“某学究可。”司命曰：“学问欠优。”神曰：“某教读认真，不误人子弟。”司命曰：“若是，可矣。”果于是年江南乡试中式。^①

这则梓潼梦宣扬梓潼神奖掖辛勤教授的文士，教读认真者终获梓潼梦的应验。清石成金《传家宝全集》第一集《教授果报》载：

万历间，京口张某有能文名，入院七次，望采芹如登天。年将四十，求梦文昌祠，梦帝君怒视曰：“尔天罚至矣，尚望人泮乎？尔忆十五年中，豪富相延，束脩颇厚，汝之所授不能偿十之一。凡历五家，皆为改文以欺父兄，遂误其子之终身。今尔饶裕，犹不思衣食所自来，且又习诸游戏外好，乃聚徒馆舍，群习樗蒲，尔竟不知，为师者当如是乎？”张不敢答。遂觉，察其徒果然。有一同社过访，送不数步，忽生徒汹汹来报曰：“某生因搏争殴，被某生击死矣。”后张株连讼狱，刑辱甚惨，财尽郁死。^②

这一梓潼梦则宣扬张某教书误人子弟而遭文昌神惩罚，显示文昌帝君有因果报应的天鉴功能。

梓潼梦的故事在明清小说中有更生动的描写，从文学的侧面反映梓潼梦对士人的心理影响。明代话本小说《鼓掌绝尘》第二十一回《酒痴生醉后勘丝桐，梓童君梦中传喜信》，描述书生文玉梦梓潼帝君神签之事：“文荆卿睡到二更时分，渐觉酒醒转来，朦胧合眼，梦见一人，面如傅粉，唇若涂朱，头戴唐巾，身穿绯服，手执大红柬帖，口称预报佳音。”文玉梦中所见梓潼帝君题写的签诗谓：“好音送出画楼前，一段良缘咫尺间。莫怪风波平地起，佳期准拟蝶穿帘。”“文荆卿看罢，躬身拜谢。只见那人将手向东南一指。化作一阵清风而去。文荆卿猛然惊觉，乃是南柯一梦。便把梦中诗句，默默牢记心头，暗自忖道：‘莫非我指日间有甚喜兆，故梓童君梦中特来预报？’”^③清俞达《青楼梦》第十一回《诗感花姨，恨惊月老》载士人金挹香对天怨骂，月下老人决定请命于梓潼帝君，确查其功名簿：

月下老人即往帝君处请见，不一时，已至文昌宫，谒见帝君，细陈一切。帝君即命掌禄使者确查金挹香功名，不一时，使者回禀帝君道“查得金挹香功名该在二十岁入泮，二十四岁举贤书”等语。月老告辞归院，议定其事，即命蜂蝶使往苏州，梦中指示挹香一切。^④

又如，明代话本小说《西湖二集》第十五卷《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讲文昌帝君为罗隐添注禄籍的故事；清代李渔《凰求凤传奇》第十出《冥册》，写上天文昌星梓潼帝君掌握士子应试成功的命运；清丁耀亢《续金瓶梅》第四十六回《傻公子枉受私关节，鬼门生亲拜女房师》说：“所以这科目功名再假冒不得的。那天上文曲星、梓潼帝君，又查他三代和本人的功德才中，谓之天榜。”^⑤明清小说以文学语言描写的各种梓潼梦故事，反映明清文士祈梦梓潼神的历史真实。元明清时期学校中多建有文昌祠，梓潼梦在文士中的社会影响亦臻于极盛。

汉唐间民间蓄积已久的地方信仰，经历盛唐开放文化的整合，迎来了宋代与道教相结合的历史契机。^⑥宋代是民间信仰道教化的重要时期，民间崇奉的梓潼神、城隍神、关帝、妈祖、徐仙等，都被吸收衍化为道教的神祇。随着宋代道教对民间梓潼神的改造，道教化的梓潼神信仰日渐深入人心，民间甚至衍生出土人出生之时就已得到梓潼神阴骘之说。宋杨万里《宋故左丞相节度使雍国公赠太师谥忠肃虞公神道碑》载：虞允文之父秦公“祷于梓潼神。是夕，梦入一官府，见一大官，衮冕迎秦

① 汪辉祖：《双节堂庸训》，王宗志等注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74页。

② 石成金：《传家宝全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年，第26页。

③ 金木散人编：《鼓掌绝尘》，朱传誉主编：《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第4册，第11页。

④ 俞达：《青楼梦》，邹弢评，陶丽点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8页。

⑤ 丁耀亢：《金瓶梅续书三种》，陆合、星月点校，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444页。

⑥ 参见张泽洪：《道教礼仪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公,执客主礼甚敬。主人忽指其侧一人介冑而立者曰:‘此为尔子。’秦国夫人娠,公将生,户外有异光”。^①虞允文出生后果然聪颖异常,后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元代士人吕思诚,因其母曾梦文昌星而生,后得以举进士,总裁宋辽金三史。明代庄渠李氏的李奎,其大父曾梦文昌之星降精于家而出生。明代文士张阳和,其母梦文昌降于庭而生。古代一些功成名就的士大夫,总会宣称梦文昌之星降精于家,或梦文昌星现而诞生的神话。这类天降神授的梓潼梦亦有道教经典的根据。

三、道教对梓潼梦的回应和神学建构

(一) 道教对梓潼梦的回应

宋代志怪小说《灵应集》是记载梓潼梦最早的文本。《灵应集》撰者宋氏,号委心子,眉州青神(今四川青神县)人。其委心子之号取《淮南子·精神训》“委心而不以虑”之义,^②具有明显的道家色彩,但宋氏并不是道士,所记录建构的梓潼梦代表的是社会上文士阶层的观点。宋代道教吸收民间俗神梓潼神之后,对社会上流行的梓潼梦进行了积极的回应。道教宗师通过编撰褒扬梓潼帝君的经书和祭祀梓潼帝君的斋醮科仪,对梓潼神进行道教神学的提升;并在道教祭祀文昌帝君的宫观建桂籍殿或桂籍阁,以彰显梓潼梦的神灵感应。通过一系列对梓潼神的道教化改造,宋代以后道教已建构起梓潼神文昌帝君信仰体系。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说:

李知几少时,祈梦于梓潼神。是夕,梦至成都天宁观,有道士指织女支机石曰:“以是为名字,则及第矣!”李遂改名石,字知几。是举过省。^③

李知几在梦中得道士指点,改名后果然科举成功。中国传统梦文化中有各种占梦的方法,改名是梓潼梦灵验故事中常见的一类。由于梓潼梦保佑科举的灵验,古人甚至多有取名“梦举”者。南宋刘安胜撰《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针对社会上流行的梓潼梦故事,亦竭力称扬文昌帝君应梦的功德。该经卷二说:文昌帝君“应梦保生,垂慈悯苦,不骄帝境玉真庆宫,现九十八化之行藏,显亿千万劫之神异,飞鸾开化,在在建坛,助国救民,人人被德”。宣扬文昌帝君“应梦储祥,因心演化”,“应梦储祥,因心锡庆”的功德。^④元卫琪《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卷二亦称扬文昌帝君“应梦保生,垂慈悯苦”。^⑤明代道经《清河内传》说梓潼帝君“彰感应于劝惩,贡举之令再颁,考察之籍先定”,^⑥亦是宣扬梓潼梦灵应的话语。道教文昌经书宣扬文昌帝君应梦的功能,是道门对社会上梓潼梦故事的积极回应。

明代道经《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卷上《文昌天演谱系品》建构出最完整的文昌神系统,包括三大系列的神祇,即圣官曹治八十一仙官、储佐列神及七曲凤凰诸山佐顺龙神四十五部。其储佐列神中的真君有:“文昌上将真君,文昌次将真君,文昌贵相真君,文昌司命真君,文昌司禄真君,文昌司中真君,文昌司贵真君,文昌司文真君。”^⑦道教宗师以丰富的想象力,建构出文昌帝君文化大神的神格。明代道经《清河内传》说:“七曲名山闻天下,而士之发策决科者皆归焉。”^⑧道教长期浸润中国民间社会,在儒释道三教中独具与民间信仰紧密结合的优势。唐宋以来社会上流传的梓潼梦故事,便是科举制度与道教神仙信仰相结合的梦境,而梓潼梦所彰显的文昌帝君司禄主功名的神格,奠定了士大夫阶层崇拜文昌帝君的格局。元卫琪《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卷二说:“而蜀

① 杨万里:《诚斋集》卷一百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1册,第531页。

② 《淮南子》,陈广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上册,第368页。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第3462页。

④ 《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册,第503-504页。

⑤ 《道藏》第2册,第616页。

⑥ 《道藏》第3册,第288页。

⑦ 《道藏》第28册,第506页。

⑧ 《道藏》第3册,第287页。

人深信者，以帝君在蜀为大神，自唐至今，累朝崇重。”^①起源于蜀中的梓潼神，因为梓潼梦灵验故事的特殊建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拳拳于科举的士人，最终成为中国社会专掌司禄的文化大神。

（二）文昌帝君司禄功能与梓潼梦

梦境是人类精神心理和社会现实的反映，梓潼梦是中国古代祈梦文化的一类，是科举制度下催生出梦文化现象。梓潼梦建立在梓潼神司禄功能之上，而梓潼神司禄的观念又源于文昌宫星司禄之说。《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说：“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②秦汉时期的星象学说将星象与人的命运相连，认为文昌宫第六星有司禄之功能。古人将文昌星的明暗与科场考试相比附。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下说：“初日，官奏文昌星暗，科场当有事。”^③而道教的文昌帝君被视为天界文昌星的化身。隋唐科举制度产生以后，文昌星尤为文人学子顶礼膜拜，被认为可“职司文武爵禄科举之由来”。^④唐杜光庭《道门科范大全集》卷十九至二十四共六卷文昌科仪，都尊文昌帝君为司禄主者，旨在宣扬文昌帝君司禄的功能。其中卷二十至二十二《文昌注禄道场仪》，分别是早朝、午朝、晚朝科仪，说明道教文昌注禄有完备的科仪。《道门科范大全集》卷十九《文昌注禄拜章道场仪》“启坛行道”宣称：“七曲山司禄主者，职贡举真君，主掌桂籍。”《道门科范大全集》卷二十三《文昌注禄拜章道场仪》“祝神行道”亦宣称：“七曲山司禄主者，职贡举真君，英显武烈忠佑广济王，主掌桂籍。”^⑤科仪的主题都是阐扬文昌帝君司禄、主掌桂籍的神职。道教主管科举禄位的文昌帝君，在宋代已成为天下士人崇信的文化大神，梓潼梦的灵应故事的宣传显然起了重要作用。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文昌帝君被加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标志着其司禄的功能亦得到封建王朝的认可。

道教汲取先秦文昌星司禄之说，建构出内涵丰富的星辰崇拜。宋吕元素《道门定制》卷三所列第三十七状的星神为：“文昌上将星君、文昌次将星君、文昌贵相星君、文昌司禄星君、文昌司命星君、文昌司寇星君。”^⑥这是宋代道教神仙中文昌六星的名号。道教星辰崇拜中还有三台星君，即上台虚精开德星君、中台六淳司空星君、下台曲生司禄星君。唐傅洞真《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经注》载有三台星君的神格形象：“下台星君名曲生。身長一丈，面青有光，芒气如丝射，暗立青气中，道服青衣，执青圭。……下台二星，上星主士人，下星主庶人。”^⑦宋蒋叔舆《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五十二《神位门》所排列的神灵亦有下台曲生司禄星君。下台星君是主管司禄的神灵，道教宣称持念星君名号，其功德力莫可称量。

（三）文昌科仪与吸纳文士入道的文昌箴

道教祭祀梓潼神的醮仪，文士们简称为文昌醮、梓潼醮。^⑧这些文昌醮显扬梓潼神司禄之功能，以斋醮的方式祈求科举成功。宋代蜀中道教的文昌醮会，多在科举之年为祈求梓潼神而举办。南宋文士姚勉《文昌醮宿建词》说：

大比兴贤，又值设科之岁；前期卜日，用严事帝之忱。恭按金科，肃陈宝醮，冀潜通于肝鬲，庶均被于祥厘。伏愿天鉴积诚，神钦宿戒。朱衣豫送，早标仙籍之姓名；紫诏鼎来，同夺亨衢之步武。^⑨

① 《道藏》第2册，第607页。

②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册，第1293页。

③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8册，第340页。

④ 朱珪：《敕建文昌帝君庙碑》，《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665册，第72页。

⑤ 《道藏》第31册，第800、810页。

⑥ 《道藏》第31册，第682页。

⑦ 《道藏》第17册，第78页。

⑧ 魏了翁：《鹤山集》卷九十九《文昌醮启坛词》《代乡人设文昌醮启坛词》《四川文昌醮疏文》，《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第444、448、452页；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四《梓潼醮斋文》，《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3册，第587页。

⑨ 姚勉：《雪坡集》卷四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4册，第333页。

这场在设科之岁举建的文昌醮,科仪中骈文醮词的朱衣、紫诏,就是祈求梓潼神护佑事主中举的语言符号。

明代道教正一法箓中有文昌箓,供信仰梓潼神的文士受箓所用。明代道经《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就是专门传授文昌箓的经书。赣西北民间道坛《文昌箓封》封面文字称:“天师府下拜受正一文昌司禄紫阳宝箓一封,仰烦文昌威烈马元帅,捧诣七曲文昌宫呈进,祈颂恩命,丐与前信△△名下,青云早陟,丹桂高攀事。”^①明代龙虎山张天师正一法箓中,已有新出文昌箓的传授,以适应社会文士阶层受箓的需求。按照正一授箓的科仪格式,文昌箓包括箓一部上中下三卷、盟真合同环券一封、正一修真旨要节目、祖玄真三师宝号及经籍度三师法讳。明代道经《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卷上《文昌九天开化品》说:“吾昔奉上帝玉敕,职掌桂籍,兴文儒而擢贵品,进贤德而佐明时。故得掌隶天曹,秩专司禄,校录地府,位司定贵,詮量水府,职在进贤,应三府选举,吾总隶焉。”该经明确宣称文昌帝君职掌桂籍的功能,即所谓“金台桂籍悉隶属于文昌”,竭力宣扬文昌箓可为士人擢科名、登禄位:求科名的文士拜受该宝箓,可以“增益才华,开明鉴识,断除魔障,斥逐邪妖,显擢科名,进登禄位”;“悟太上之玄机,消除魔障;登文昌之贵籍,显达科名”;“增益智慧,通才辅文,进登禄位,一如盟言”。^②

据《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卷下《请箓法词》,文昌箓传授要礼请经籍度三师,其“经籍度三师法讳”为:

经师上清三洞经箓南曹真士玉府上卿都天大法主嗣汉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籍师上清三洞经箓太极执法真宰灵宝领教真人都天大法主嗣汉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度师上清三洞宝箓灵宝领教玄化真人南曹执法仙宰都天大法主嗣教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③

经籍度三师为明代龙虎山三位张天师。元明时期,龙虎山张天师统领三山法箓,道教专为文士阶层传授的文昌箓,亦在龙虎山张天师统领之下。《请箓法词》又载:

据某贯居信奉道信士某词称:本命某年月日时建生,上属北斗某星君主照,即日虔诚恭诣度师教主天师大真人门下,拜受《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一部,皈身佩奉行持,端冀开明真性,通悟本心,弗措于学问辨思,勿非于视听言动,进修德业,超益才华,名成而赞辅皇猷,禄遂则宣明正化,致君于唐虞之上,济民于成康之时,封及祖宗,泽垂后裔,誓勤修奉,永佐升平,如或背盟,一依九天主宰元降律令!^④

此科仪词文可知明代文昌箓的传授,信士要向龙虎山张天师申请授箓。此法箓的传授权亦彰显明代龙虎山正一道贵盛的历史大势。

结 语

通过上述对梓潼梦的考察分析,不难看出道教对科举制度下士人阶层的深刻影响。在梓潼神信仰兴盛的唐宋元明清时期,各种梓潼梦灵验故事在社会上颇为流行,满足了应举士人祈求科举成功的心理需求。古代科举制度考试选拔环节的激烈竞争,士人需要有神灵力量作为心理支撑,而梓潼神司禄的特殊功能,使士人相信祈梦梓潼神可以获得神谕。史籍中关于梓潼梦的各种灵验故事,是士人企盼科举成功心态的社会记忆。可以说,产生于科举制度下的脍炙人口的梓潼梦,丰富了中国梦文化的思想内涵,也反映了道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

(责任编辑:曹玉华)

① 此箓为我的博士生卢彦融2015年10月23日于江西修水县戴祥柳道坛收集,特此致谢。

② 《道藏》第28册,第504、520、503、509、511页。

③ 《道藏》第28册,第521页。

④ 《道藏》第28册,第515页。